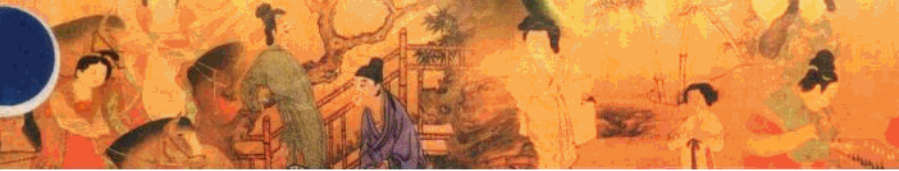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无声戏·觉世十二楼

中国禁毁小说



目 录

无 声 戏

第 一 回	丑郎君怕娇偏得艳 (此回有传奇嗣出) ...	(5)
第 二 回	美男子避惑反生疑 (此回有传奇嗣出) ...	(31)
第 三 回	改八字苦尽甘来	(51)
第 四 回	失千金福因祸至	(61)
第 五 回	女陈平计生七出	(84)
第 六 回	男孟母教合三迁	(96)
第 七 回	人宿妓穷鬼诉嫖冤	(118)
第 八 回	鬼输钱活人还赌债	(132)
第 九 回	变女为儿菩萨巧	(154)
第 十 回	移妻换妾鬼神奇	(169)
第 十 一 回	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	(184)
第 十 二 回	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 (此回有传奇嗣出)	(197)

觉世十二楼

合影楼

- 第一回 防奸盗刻意藏形 (221)
起情氛无心露影
第二回 受骂翁代图好事 (228)
被弃女错害相思
第三回 堕巧计女错害媒人 (235)
凑奇缘媒人赔爱女

夺锦楼

- 第一回 生二女连吃四家茶 (244)
娶双妻反合孤鸾命

三与楼

- 第一回 造园亭未成先卖 (257)
图产业欲取姑予
第二回 不窝不盗忽致奇赃 (264)
连产连人愿归旧主
第三回 老侠士设计处贪人 (271)
贤令君留心折疑狱

夏宜楼

- 第一回 浴荷池女伴肆顽皮 (277)
慕花容仙郎驰远目



- 第二回 冒神仙才郎不测 (286)
断诗句造物留情
第三回 赚奇缘新诗半首 (294)
圆妙谎密疏一篇

归 正 楼

- 第一回 发利市财食兼收 (303)
侍精详金银两失
第二回 敛众怨恶贯将盈 (312)
散多金善心陡发
第三回 显神机字添一画 (319)
施妙术殿起双层
第四回 饶天幸拐子成功 (324)
堕人谋檀那得福

萃 雅 楼

- 第一回 卖花郎不卖后庭花 (331)
买货人惯买无钱货
第二回 保后件失去前件 (339)
结恩人遇着仇人
第三回 权贵失便宜弃头颅而换卵 (346)
阉人图报复遗尿溺以酬涎

拂 云 楼

- 第一回 洗脂粉娇女增娇 (352)
弄娉婷丑妻出丑
第二回 温旧好数致殷勤 (359)
失新欢三遭叱辱



- 第三回 破疑人片言成二美 (366)
痴情客一跪得双娇
- 第四回 图私事设计赚高堂 (372)
假公言谋差相佳婿
- 第五回 未嫁夫先施号令 (378)
防失事面具遵依
- 第六回 弄巧生疑假梦变为真梦 (385)
移奸作妾亏人改作完人

十 叠 楼

- 第一回 不糊涂醉仙题额 (390)
难摆布快婿完姻
- 第二回 逞雄威檀郎施毒手 (397)
忍奇痛石女破天荒

鹤 归 楼

- 第一回 安恬退反致高科 (404)
忌风流偏来绝色
- 第二回 帝王吃臣子之醋 (411)
闺房罢枕席之欢
- 第三回 死别胜生离从容示诀 (417)
远归当新娶忽地成空
- 第四回 亲姊妹迥别荣枯 (426)
旧夫妻新偕伉俪

奉 先 楼

- 第一回 因逃难谗妇生儿 (434)
为全孤劝妻失节



- 第二回 几条铁索救残生 (440)
一道麻绳完骨肉

生我楼

- 第一回 破常戒造屋生儿 (448)
插奇标卖身作父
第二回 十两奉严亲本钱有限 (453)
万金酬孝子利息无穷
第三回 为购红颜来白发 (459)
因留慈母得娇妻
第四回 验子有奇方一枚独卵 (465)
认家无别号半座危楼

闻过楼

- 第一回 弃儒冠白须招隐 (469)
避纱帽绿野娱情
第二回 纳谏翁题楼怀益友 (475)
遭罹客障面避良朋
第三回 魔星将退三桩好事齐来 (482)
讹局已成一片隐衷才露



无 声 戏

(明) 李 渔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又名《连城璧》。题“觉世稗官编次，睡乡祭酒批评”。作者李渔（1610—1680），字谿凡，号天徒。存五种版本。《无声戏合集》，为马隅卿藏；《无声戏》清初刻本，日本尊经阁文库有藏；《无声戏合选》，顺治间刻本；《连城璧》全集12集，外编四卷；《连城璧》内编12回，外编六卷，藏于日本佐柏文库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嘉靖末年浙江女旦藐姑，自幼习艺，戏文甚佳。少年书生谭楚玉入班学戏，与藐姑同台共演。二人相互爱慕，私订终身。当地一富翁，已有妻妾十一，欲娶藐姑，凑十二金钗，许其母重金。其母爱财，允之婚事。藐姑自点戏谱，假戏真做，曲毕与楚玉双双投河。二人后被救活，回楚玉家乡。楚玉寒窗苦读，中举入仕。后辞官归隐，钓鱼为生，夫妻长寿，得享天年。书外编叙万历初年，淮安书生顾有成绩弦娶云娘为妻。云娘操持家务，勤俭精明，察出粮财短漏，

实为家仆所为。云娘决意惩戒，又恐家仆怨恨，乃借故前妻亡灵不散，揭出偷盗一事。家仆顿生恐惧之心，从此规矩行事，钱米未见短缺。顾有成后为当地首富，视云娘为仙女。



第一回

丑郎君怕娇偏得艳

诗云：

天公局法乱如麻，十对夫妻九配差。
常使娇莺栖老树，惯教顽石伴奇花。
合欢床上眠仇侣，交颈帏中带软枷。
只有鸳鸯无错配，不须梦里抱琵琶。

这首诗单说世上姻缘一事，错配者多，使人不能无恨。这种恨与别的心事不同，别的心事可以说得出，医得好，惟有这桩心事，叫做哑子愁、终身病，是说不出、医不好的。若是美男子娶了丑妇人，还好到朋友面前去诉诉苦，姊妹人家去遣遣兴，纵然改正不得，也还有个娶妾讨婢的后门。只有美妻嫁了丑夫，才女配了俗子，止有两扇死门，并无半条生路，这才叫做真苦。古来“红颜薄命”四个字已说尽了，只是这四个字，也要解得明白：不是因她有了红颜，然后才薄命；只为她应该薄命，所以才罚做红颜。但凡生出个红颜妇人来，就是薄命之坏了，哪里还有好丈夫到她嫁，好福分



到她享？

当初有个病人，死去三日又活转来，说曾在地狱中看见阎王升殿，鬼判带许多恶人听他审录。他逐个酌其罪之轻重，都罚他变猪变狗、变牛变马去了，只有一个极恶之人，没有什么变得，阎王想了一会，点点头道：“罚你做一个绝标致的妇人，嫁一个极丑陋的男子，夫妻都活百岁，将你禁锢终身，才准折得你的罪业。”那恶人只道罪重罚轻，欢欢喜喜地去了。判官问道：“他的罪案如山，就变做猪狗牛马，还不足以尽其辜，为何反得这般美报？”阎王道：“你哪里晓得，猪狗牛马虽是个畜生，倒落得无知无识，受别人豢养终身，不多几年，便可超生转世；就是临死受刑，也不过是一刀之苦。那妇人有了绝标致的颜色，一定乖巧聪明，心高志大，要想嫁潘安、宋玉一般的男子。及至配了个愚丑丈夫，自然心志不遂，终日忧煎涕泣，度日如年。不消人去磨她。她自己会磨自己了。若是丈夫先死，她还好去改嫁，不叫做禁锢终身；就使她自己短命，也不过像猪狗牛马，拚受一刀一索之苦，依旧可以超生转世，也不叫做禁锢终身；我如今教她偕老百年，一世受别人几世的磨难，这才是惩奸治恶的极刑，你们哪里晓得？”

看官，照阎王这等说来，红颜果是薄命的根由，薄命定是红颜的结果，那哑子愁自然是消不去、终身病自然是医不好的了？我如今又有个消哑子愁、医终身病的法子，传与世上佳人，大家都要紧记。这个法子不用别的东西，就用“红颜薄命”这一句话做个四字金丹。但凡妇人家生到十二三岁的时节，自己把镜子照一照，若还眼大眉粗，发黄肌黑，这就是第一种恭喜之兆了。将来决有十全的丈夫，不消去占



卜；若有二三分姿色，还有七八分的丈夫可求；若有五六分姿色，就只好三四分的丈夫了；万一姿色到了七分八分、九分十分，又有些聪明才技，就要晓得是个薄命之坯，只管打点去嫁第一等、第一名的愚丑丈夫，时时刻刻以此为念。看见才貌俱全的男子，晓得不是自己的对头，眼睛不消偷觑，心上不消妄想，预先这等磨炼起来。及至嫁到第一等、第一名的愚丑丈夫，只当逢其故主，自然帖意安心，那阎罗王的极刑自然受不着了。若还侥幸嫁着第二三等、第四五名的愚丑丈夫，就是出于望外，不但不怨恨，还要欢喜起来了。人人都用这个法子，自然心安意遂，宜室宜家，哑子愁也不生，终身病也不害，没有死路，只有生门，这“红颜薄命”的一句话岂不是四字金丹？做这回小说的人，就是妇人科的国手了。奉劝世间不曾出阁的闺秀，服药于未病之先；已归金屋的阿娇，收功于瞑眩之后，莫待病人膏肓，才悔逢医不早。我如今再把一桩实事演做正文，不像以前的话出于阎王之口，入于判官之耳，死去的病人还魂说鬼，没有见证的。

明朝嘉靖年间，湖广荆州府有个财主，姓阙字里侯。祖上原以忠厚起家，后来一代富似一代，到他父亲手里，就算荆州第一个富翁。只是一件，但出有才之贝，不出无贝之才，莫说举人进士挣扎不来，就是一顶秀才头巾，也像平天冠一般，承受不起。里侯自六岁上学，读到十七八岁，刚刚只会记帐，连拜帖也要央人替写。内才不济也罢了，那个相貌，一发丑得可怜。凡世上人的恶状，都合来聚在他一身，半件也不教遗漏。好事的就替他取个别号，叫做“阙不全”。为什么取这三个字？只因他五官四肢，都带些毛病，件件都阙，件件都不全阙，所以叫做“阙不全”。哪几件毛病？



眼不叫做全瞎，微有白花；面不叫做全疤，但多紫印；手不叫做全秃，指甲寥寥；足不叫做全跷，脚跟点点；鼻不全赤，依稀略见酒糟痕；发不全黄，朦胧稍有沉香色；口不全吃，急中言常带双声；背不全驼，颈后肉但高一寸；还有一张歪不全之口，忽动忽静，暗中似有人提；更余两道出不全之眉，或断或连，眼上如经樵采。

古语道得好：“福在丑人边。”他这等一个相貌，享这样的家私，也够得紧了。谁想他的妻子，又是个绝代佳人。父亲在日，聘过邹长史之女，此女系长史婢妾所生，结亲之时，才四五岁，长史只道一个通房之女，许了鼎富之家，做个财主婆也罢了，何必定要想诰命夫人？所以一说便许，不问女婿何如。谁想长大来，竟替爷娘争气不过。她的姿貌虽则风度嫣然，有仙子临凡之致，也还不叫做倾国倾城；独有那种聪明，可称绝世。垂髫的时节，与兄弟同学读书，别人读一行，她读得四五行，先生讲一句，她悟到十来句。等到将次及笄，不便从师的时节，她已青出于蓝，也用先生不着了。写得一笔好字，画得一手好画，只因长史平日以书画擅长，她立在旁边看看，就学会了，写画出来竟与父亲无异，就做了父亲的捉刀人，时常替他代笔。后来长史游宦四方，将她带在任所。及至任满还乡，阙里侯又在丧中，不好婚娶。等到三年服阙，男女都已二十外了。长史当日许亲之时，不料女儿聪明至此，也不料女婿愚丑至此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方才晓得错配了姻缘，却已受聘在先，悔之不及。邹小姐也只道



财主人家儿子，生来定有些福相，决不至于鳃头鼠脑。那“阙不全”的名号，家中个个晓得，单瞒得她一人。

里侯服满之后，央人来催亲，长史不好回得，只得凭他迎娶过门。成亲之夜，拜堂礼毕，齐入洞房。里侯是二十多岁的新郎，见了这样妻子，哪里用得着软款温柔，连合盃杯也等不得吃，竟要扯她上床。只是自己晓得容貌不济，妻子看见定要做作起来，就趁她不曾抬头，一口气先把灯吹灭了，然后走近身去，替她解带宽衣。这也不消细说。只是云收雨散之后，觉得床上有一阵气息，甚是难闻。邹小姐不住把鼻子乱嗅，疑他床上有臭虫，哪里晓得里侯身上，又有三种异香，不消烧沉檀、点安息，自然会从皮里透出来的。哪三种？

口气、体气、脚气

邹小姐闻见的是第二种，俗语叫做狐腥气。那口里的因他自己藏拙，不敢亲嘴，所以不曾闻见。脚上的因做一头睡了，相去有风马牛之隔，所以也不曾闻见。邹小姐把被里闻一闻，又把被外闻一闻，觉得被外还略好些，就晓得是他身上的缘故了，心上早有三分不快。只见过了一会，新郎说起话来，那口中的秽气对着鼻子直喷，竟像吃了生葱大蒜的一般。邹小姐的鼻子是放在香炉上过世的，哪里当得这个熏法？一霎时心翻意倒起来，欲待起来呕唾，又怕新郎知道嫌他，不是做新人的厚道，只得拚命忍住，忍得他睡着了，流水爬到脚头去睡。谁想他的尊足与尊口也差不多，躲了死尸，撞着臭蚤，弄得个进退无门。坐在床上思量道：“我这



等一个精洁之人，嫁着这等一个污秽之物，分明是苏合遇了蜣螂，这一世怎么腌臢得过？我昨日拜堂的时节，只怕因羞不敢抬头，不曾看见他的面貌；若是面貌可观，就是身上有些气息，我拚得用些水磨工夫，把他刮洗出来，再做几个香囊与他佩带，或者也还掩饰得过。万一面貌再不济，我这一生一世怎么了？”思量到此，巴不得早些天明，好看他的面孔。谁想天也替他藏拙，黑魇魇的再不肯亮。等得精神倦怠，不觉睡去，忽然醒来，却已日上三竿，照得房中雪亮。里侯正睡到好处，谁想有人在帐里描他的睡容，邹小姐把他脸上一看，吓得大汗直流，还疑心不曾醒来，在梦中见鬼，睁开眼睛把各处一相，才晓得是真，就放声大哭起来。里侯在梦中惊醒，只说她思想爷娘，就坐起身来，把一只粗而且黑的手臂搭着她腻而且白的香肩，劝她耐烦些，不要哭罢。谁想越劝得慌，她越哭得狠，直等里侯穿了衣服，走出房去，冤家离了眼前方才歇息一会；等得走进房来，依旧从头哭起。从此以后，虽则同床共枕，犹如带锁披枷，憎嫌丈夫的意思，虽不好明说出来，却处处示之以意。

里侯家里另有一所书房，同在一宅之中，却有彼此之别。邹小姐看在眼里，就瞒了里侯，教人雕一尊观音法像，装金完了，请到书房。等满月之后，拣个好日，对里侯道：“我当初做女儿的时节，一心要皈依三宝，只因许了你家，不好祝发。我如今替你做了一月夫妻，缘法也不为不尽。如今要求你大舍慈悲，把书房布施与我，改为静室，做个在家出家。我从今日起，就吃了长斋，到书房去独宿，终日看经念佛，打坐参禅，以修来世。你可另娶一房，当家生子。随你做小做大，我都不管，只是不要来搅我的清规。”说完，



跪下来拜了四拜，竟到书房去了。

里侯劝她又不听，扯她又不住，等到晚上，只得携了枕席，到书房去就她。谁想她把门窗户扇都封锁了，犹如坐关一般，只留一个丫鬟在关中服事。里侯四顾徬徨，无门可入，只得转去独宿一宵。到次日，接了丈人丈母进去苦劝，自己跪在门外哀求，怎奈她立定主意，并不回头。过了几时，里侯善劝劝不转，只得用恶劝了。吩咐手下人不许送饭进去，她饿不过自然会钻出来。谁想邹小姐求死不得，情愿做伯夷、叔齐，一连饿了两日，全无求食之心。里侯恐怕弄出人命来，依旧叫人送饭。一日立在门外大骂道：“不贤慧的淫妇！你看什么经？念什么佛？修什么来生？无非因我相貌不好，本事不济，不能够遂你的淫心，故此在这边装腔使性。你如今要称意不难，待我卖你去为娼，立在门前，只拣中意的扯进去睡就是了。你说你是个小小姐，又生得标致，我是个平民，又生得丑陋，配你不来么？不是我夸嘴说，只怕没有银子，若拚得大主银子，就是公主西施，也娶得来！你办眼睛看我，我偏要娶个人家大似你的、容貌好似你的回来，生儿育女，当家立业。你那时节不要懊悔！”邹小姐并不回言，只是念佛。

里侯骂完了，就去叫媒婆来吩咐，说要个官宦人家女儿，又要绝顶标致的，竟娶作正，并不做小。只要相得中意，随她要多少财礼，我只管送。就是媒钱也不拘常格，只要遂得意来，一个元宝也情愿谢你。自古道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”只因他许了元宝谢媒，那些走千家的妇人，不分昼夜去替他寻访，第三日就来回覆道：“有个何运判的小姐，年方二八，容貌赛得过西施。因她父亲坏了官职，要凑

